

荷风送香小暑来

□唐红生

“候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”小暑是夏季第五个节气,小暑即小热。虽未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但已行进在通往酷暑的路上,正如俗话说:“小暑过,每日热三分。”

时至盛夏,万物蓬勃生长,绿色极力铺陈造势,绿得浓烈,绿得浩荡,渲染出一个葱茏世界。放眼望去,山峦树木繁茂,沟渠草葳蕤,田野绿浪涌动。浓浓的绿中,定能见到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景致,那是因为荷向夏而来,花是盛夏的胎记。记得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,小暑用的诗句是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”出自唐代诗人孟浩然的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。这一“送”一“滴”,如此美妙。试想,在纳凉时,鼻间幽幽荷香,耳畔丝丝清音,是多么闲适和惬意啊!

田田荷叶在碧水间铺展,舒卷开合,沙沙作响,叶上的水珠如滚玉般,别有情趣。荷花有红有白,深深浅浅,或挺立,或掩面,风姿绰约,娇羞不媚,让炎夏也心动不已。飘起的缕缕清香,引得蜻蜓翩翩而至,这朵闻闻,那朵嗅嗅,终究未能分辨出哪朵更香。落水的片片花瓣,仿佛在无声地诵读: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……”清凉恬静之感漫上心头。

小暑时节,天气多变,晴朗的天空时常飞速变脸,转眼乌云密布,狂风大作,暴雨在电闪雷鸣中倾泻。雨来得急,去得也快。雨一过,天气也凉爽起来,碧绿的树木闪着晶莹的亮,连鸟的啼鸣也爽利多了。庄稼在烈日与雨水轮番催促下,一个劲地生长,愈加繁盛。

此时,田间也需管理。乡亲们劳作之余,中午想睡个觉。那时住房较差,暑气穿过屋面在室内蒸腾,连桌子板凳都烫人,大树下自然是好去处。小花狗也睡在那里,吐着舌头,喘着粗气。浓荫下享受清风拂面,尽管蝉鸣声声,只当催眠曲了。

小憩后,母亲捧出用井水泡了半天的大西瓜,一刀下去,即刻炸裂,露出鲜红的瓤。我咬上一口,味道甜美,凉气四溢,肚子吃得像西瓜般圆鼓鼓的,既解渴又降暑。母亲还教我怎么识别瓜的生熟,方法是一摸二听三看:瓜皮摸上去滑滑的;用手指轻弹,听到“咚咚”清脆声;看瓜蒂变细、枯萎。有了这三点,一定是熟瓜。后来我用这法子在家地里挑瓜,果然错不了。

夜幕徐徐降临,风也渐渐停歇了。过去家中没有空调,有一台电风扇,也不抵事,只能睡在星光下,似乎这才是夏日模样。门前洒水降温,一盆水泼下去,地面滋滋作响。竹床、椅子、凳子都搬出来乘凉,两张长板凳一拼也可当床用。月色似银,繁星点点,房屋、树木影绰绰,成了一幅美丽的剪影。我仰面朝天,数星星,看银河,听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四周蛙鼓虫鸣,萤火虫一闪一闪,晶亮晶亮的,拿把蒲扇摇啊摇,不知何时已进入梦乡。直到午夜时分,才被父母叫醒回屋睡觉。条件好的人家买了电视机,成了全村的喜讯。电视机会放到门口,虽是黑白的,尺寸也不大,但乡亲们围坐在一起,一边乘凉,一边跟着剧情时而欢笑、时而叹息,看得津津有味。

俗话说:“小暑黄鳝赛人参。”此时的黄鳝体壮肥腴,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。小时候在乡间是放笼子捉黄鳝。傍晚时分,落日染红了半边天,我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后面,将带有诱饵的笼子放入绿莹莹的秧田,并用压力下压入泥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去收笼子,每次都有收获。黄鳝多半卖掉,补贴家用,有时会留一两条给我们补补。

“人皆苦炎热,我爱夏日长。”许是满目叠翠,许是有瓜果解馋……诗人满心欢喜。“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即便无风,心静自然凉,那是一份超然,一种内心的澄澈。当我们静下心来小暑风情时,譬如荷风中香气,于是,心也安然,身也清凉。



养好肉身之后

□张正

每个孩子生下来,父母对其都是抱有极大希望的。孩子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,也会充满种种梦想。但迟早一天,对于大多数普通人,做父母的,和孩子本人,逐步地将明白一个道理:人活着,最重要的,其实还是穿衣吃饭,结婚生子。

“食色,性也”,过去的许多或切合实际,或不切实际的梦想,都会被这个最现实、最根本的生存需求给生生扼杀。

这个从云端跌入凡间的梦想破灭期,通常在一个人结束学业,不得不走上社会谋生的那一天开始。结束的学业,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。

从这一天起,我们看似长大了,可以像成人一样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事实上,一个庸常的人生“泡沫剧”自此拉开了序幕。

渐渐地,衣食住行等生存必需不再成为问题。这一刻,却很少有人思考另一个问题:养好肉身之后,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?比如说,捡起曾经的梦。

一个人,在养好肉身之后,在完成作为常人的最基本的使命之后,如果能再一次实现华丽蜕变,如破茧成蝶,他才会继续成长,行得更远,飞得更高,变得真正强大、精彩,成为可以为他人、为社会、为时代做出更大贡献的人。

一个人,能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,即属不易,需要许多内在、外在的条件。若想在百万、千万人中出类拔萃,他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每一点小小的成功,都弥足珍贵,值得骄傲。

每天,见到许多为健康在行走,在奔跑,在舞剑,在打太极,在跳广场舞等健身内容不一而足的人,甚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健身运动之余,我一直在思考:练出了好身体,我还能做什么更有价值的事?健康快乐地活着,这可以成为生命的目标,却不是最令人幸福的目标。

人,到底为什么活着?怎样的人生才算幸福?生命的意义在哪里?这些问题,人过中年之后,常常令我沉思。

生存之后,更要发展。个人层面如此,国家也一样,从站起来,到富起来,再到强起来,追求,永无止境,永远在路上。新时代的大潮中,一切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

追求,如长途跋涉,也许会感到累,但只有在汗流浹背中,在风雨兼程中,我们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

明代高濂《四季幽赏录》中有“夏时幽赏十二则”:三生石谈月、飞来洞避暑、压堤桥夜宿、湖心亭采莲、乘露剖莲雪藕、空亭坐月鸣琴、步山径野花幽鸟等12件。这些雅事,清趣生凉,让古人快乐一夏天。

遥想数百年前,一弯淡月如钩,倒挂天庭,高濂在山中,与几个禅僧诗友,席地而坐,相谈甚欢,煮茗烹泉。这在当下,就是几个布衣好友,相聚在农家乐的小酒馆里,一边喝茶,一边赏月。

饮料纷呈的年代,偶得一包好茶,总是期待有好水一试。对于水的选择,《茶经》上说,“其水,用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。”我住之地没有山,想得好水,无非是雨水。古人认为此水从天而降,其性质与季候有关,秋天的雨水烹茶最好,其次是梅雨季节,再次是春雨。我曾尝试,在雨天用一小缸或瓶,置于露天雨中,任由风雨注满一壶,水置炉上,煮沸泡茶,人如茶一样清新。

古代消暑,都是物理降温。三伏天,热气熏人,高温侵蚀肌骨,高濂来到杭州灵隐山下的飞来洞避暑,坐在洞中,他身披一件布襟,并让头发松散下来,边饮酒边唱歌,使得山鸣谷应,清凉洒脱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我曾在南方的山中,亲近一石洞,正是伏天暑气蒸人,而石洞凉气森森。亲历过,才知道,山洞实在是消暑的人间仙境。

杭州是个风雅之地,压堤桥是一座半圆石拱桥,在西湖苏堤是眺望湖景的最佳处之一。桥在湖中,水面种植红白荷花,夏日清芬,暗香浮动,老高就约了朋友,乘一叶木舟划到桥下,与人小饮,并借于船上。

西湖有莼菜。初夏思莼,常常采摘回来烹食。西湖三塔旁边,莼菜长得多且喜人。身形较小的野菱,也生长于此,夏日剥食,鲜美甘甜。老高说,他每每采摘剥菱,像一个见识不广的农夫,把此味推荐给大大家,这实在是甘美的浆汁,清津碧荻之味。说是西湖三塔旁边有野生的菱角,我到西湖时却未曾看见,大概是现在的西湖野菱少了——老高见到的是明代西湖的野菱。

莼菜为杭州所独有,而菱角不独有。青菱角与红菱角,生于清水,多了灵气与秀美。剥开皮壳,里面是珠玉光洁的菱米,清香、软糯。偶尔去乡下走走,路过一金色池塘,拨开一簇簇葱郁的菱角叶,嫩菱角浮了出来,菱角很尖,壳很硬,当时现吃,菱肉雪白而细嫩,口中嚼,有薄荷清凉。

其实,风情西湖岂止莼菜和野菱,还

雅事清凉

□王太生

有莲和藕。高濂觉得,品尝莲子之味,在清晨时吃最妙,因为夜里的水气正在翻涌飘浮,此时力道充分。如果等到太阳出来露水蒸发,鲜美的味道已失去一半。所以,在夏日,去荷塘边采莲要趁早。想尝鲜,更要趁早。

夏日雅事,对高濂来说,或在初夏,或在仲夏,或在盛夏,这样就串联起一串快乐,更能透出悠闲与雅致的本意。

夏日纳凉,吹吹风,为天地第一等美事。傍晚,户外散步,人站桥上,看漠漠远天,落霞孤鹜,忽然一阵风吹来,浑身上下神清气爽。或者,晚浴之后,躺竹榻椅上,看天空一弯新月如钩,清风拂柳,白天的烦事、琐事,什么都不想。

乘凉不如找凉。我的住所所在城之郊,新开一条大路,路的一侧是一条大河,绿化带遍植杂树,每走此时,都觉得飒飒一阵清凉,这里的温度,比刚才走过的至少清凉三四度,常在傍晚散步时,走过去借一借凉。

午觉醒来吃一块西瓜。午后小睡,一阵醒来,吃一块西瓜,让人口齿生津。吃西瓜时,会想起小时那会,和外祖公到古井里汲一桶水,一前一后,挑回家,把西瓜放在井水里,水凉,瓜凉,眉眼生凉。



踏浪
刘玉宝 摄

长江边的鹭鸟

□余毛毛

这几天江水暴涨,让我想起有一年夏天长江闹洪灾,我在江边一个村庄工作了一个月。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,被抽调到安置点工作,吃住都与农民在一起。因为24小时都在村庄,轮休的时候我也并不想多休息,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观察江边鹭鸟的机会。

根据《中国鸟类图鉴》的指导,我认出我看到的鹭鸟分别为牛背鹭、白鹭和池鹭。村里有个草坪培育基地,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早上五点钟我就拎着相机到草坪基地,静等它们的来临。没一会,它们就飞了过来,这是群白鹭,通体洁白,只有喙和脚是黑色的,它们一共有8只。起初,它们让我非常苦恼,因为它们总是站成一线,我如果用长焦拍它们,顶多只能拍到一两只;如果我用广角,拍出来又是那么小。但后来我想出了办法,我利用了白鹭对人特别警觉的习性,先绕到白鹭阵线的这一端,惊动几只往中间靠拢;这个“火候”要把握得非常好,不够距离,起不到效果;过了,则惊动它们提前飞翔。这头的效果达到后,我再慢慢后退,绕到阵线的另一端,再惊动几只往中间靠拢。然后我再后退,看它们全窝在一起,全在镜头里,于是我就端着相机朝它们奔跑,能接近多少是多少。我终于惊动了它们,它们竟然全体起飞,而我则是一顿狂拍。8只鸟,8种飞翔的动作,它们在晨光中翩翩起舞的样子多美啊,没有一只逃过我的镜头。我目送着它们飞

进江边白杨林,然后我再追随它们到江边,寻找牛背鹭和池鹭。

牛背鹭和白鹭的体型差别不大,样子也差不多,但它们的背上有两抹橘黄色。我在大坝上行走,江水几乎与堤坝持平,往日江滩中的高高白杨树只露出一小部分,而这就是牛背鹭落脚地。江滩被淹,牛也不知迁到何处,它们也只能落在树梢上了。杨树叶片阔大,它们有时藏在树叶里,我很难发现它们,因为我眼神不好,1000多度的高度近视。所以我将寻找重点放在飞翔的牛背鹭上,我看着它们在江面上飞,有的飞往远方,看不见了;但有的却飞到近处江滩的树上。我拍它们落到树上的样子,绕着树飞的样子,从树上起飞时的样子……可回来检视相机的时候,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那就是我以为我拍的只是一只,但相片上却往往出现两只,另一只则一动不动地缩头缩脑地蹲踞在树上,似乎冷眼在看飞翔的鸟。而这一只在拍照时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我拍了几十张这样的照片,都是这样,这是为何呢?后来我才想起这时候正是它们的繁殖季。那个冷淡的不动声色的不起眼的,正是那些忙碌飞翔的牛背鹭们的女神呢!

池鹭是灰褐色的,有点麻鸭的色泽,体型略小,数量也少,脖子很短,不像白鹭和牛背鹭那样的弯曲,它似乎总是单独活动。我在村里一个月,只遇到过它两次,都是单独的一只。发现它纯属意外,是无意

中在树梢上看到的。正在愕然中猜测它是什么鸟时,它就飞走了,我连相机都没来得及端,但它的样子则深刻地印在脑海里,后来查图鉴,才知道它是池鹭。正是它给我留下的惊鸿一瞥的感觉,激发起我要再次找到它的决心,我想我一定要看到它飞翔时的样子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一天黄昏,我终于又找到了一只。它在树梢上的样子,仿佛如老僧禅定,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,它的树皮一样的羽毛,更为它增加了一丝荒凉落寞的氛围。天很热,堤坝上蒸腾着一股雾气,我端着相机一动不动地盯着它,汗水流进眼睛,火辣辣的;蚊子咬得我浑身摇摆。但我依然没有放下相机,因为我知道,一错失机会,再重新找它和对焦,就不会拍到一张清晰的飞翔图。我的相机很差,连机身带镜头也不过7000来块钱,但也有三斤来重,时间端久了,手就不禁颤抖起来,直等到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,它却毫无征兆地猛然起飞,就像一朵迅速绽放的大花,它的双翅奋张开来,竟是柔白的一团;它在空中飞翔的样子,完全似一个志得意满的翩翩少年郎。

我喜欢这些鹭鸟,它们让我感到欢乐、惊奇,这惊奇与欢乐是来自外部,但又在我内心生长;它一点都不喧哗,但快乐的感觉却是那么持久。它赋予我一点真实的灵动,一点真实的敏捷,而这灵动与敏捷就像两把斧头,能让我在庞大而芜杂的生活中开辟出一条清新的小路来,让我得以前行。

我的农民父亲

□米丽宏

我去看望他时,他絮叨的话题,不外是村里谁谁走了,谁谁又生病了;南园该施肥了,西沟的山地该耘一遍了;麦子该上三水了,谷子该间苗了。随着越来越少的土地和村子一辈儿故人的离去,他的内心世界,正在慢慢萎缩。

我走在父亲后面时,总看到父亲的背,弯下去,弯下去。那是不停地劳作和几十年的光阴“合谋”的结果。在我记忆里,父亲是“干活”的代名词,村人说起他来,总会啧啧两下:“老米,那是牛一样的。”不停地劳作,似乎是他活着的证据和意义。

我们小时,跟他一块儿下地。他将我和妹妹,从腋下掐,一个筐里放一个,挑上筐就走。我在筐里坐着,看着父亲,他的腰杆儿挺得笔直,轻悠悠走着,像是散步,而劳作半日,再往回走时,他的腰身就像笔直的树干上挂了老沉的物儿,有一点点弯。等吃过午饭,再往地里去,他的腰杆就重新变直了,力气又回到了他身上。

在田里,父亲做的是出大力的活儿,母亲打些下手。有时候,他由直到弯,由弯到直的腰骨间,会发出“咯叭”一声脆响,我感

觉那就是跑掉的力气。

我们看惯了他在田里劳作的样子:他轻松铲一锹泥土,改畦引水,水里流着破碎的弯月,玉米地刹那享受着畅意的吮吸;他一手挥动镰刀,一手揽起金黄的麦子或谷子;他肩上驮着山样的麦捆子,各个子,蹒跚走向地头。他有时疲惫至极,让我几乎怀疑他倒在床上明天是否还能起来。但第二天一大早,他又往田里去了。

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,在他的劳作中流走和逝去;一天又一天,被他的农具刮擦得亮晶晶地薄下去;一年一年,他的腰板,弯下去,弯下去,再也直不过来了。

到了老年,他身边没了说话的人,他决绝地将自己关进了寂寞的壳内;孤独像“铁锈”一样,沾满全身。然而,只有农事,像一道惊蛰雷,促他从孤独里一跃而起,走向门去,跟大地融汇。

也许都是这样吧,人都脱不了孤独;而把孤独打开一个口子,让光和暖涌进来的,是雷声一样的力量。

对于我父亲而言,那道激人奋进的雷声,永远是农事。

其实,读书要找清凉地。悠然骑行到乡野,找一块西瓜地,坐下来读几页农书,既消暑,也算应时应景。

心地读书,给西瓜听。人在读的过程中,以为西瓜听懂了数百年前的文字,其实西瓜不懂,它只是躺在藤叶间呼呼大睡。西瓜是诗人,以自己独特的方式,表达对盛夏和节气的尊敬。

古人消暑,热中找雅,雅中寻乐,一个夏天,过得风生水起。

坐在一翼山亭,面对一弯新月,暑气渐渐西沉,南风习习生凉,极目远处眺群山,曲折幽深,光亮如镜。湖面隐隐约约,这时候,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。

深山幽境,雅趣颇多。步入丛林山峦,但见松树与竹,交错相映。远处眺望,曲径通幽。野花随风阵阵散发花香,那味道清雅淡泊,而没有檀麝之香浓烈;至于林间山禽,关关弄舌,却清韵闲雅,不是笙和簧这些乐器所能比拟的……好羡慕高濂所生活的地方啊,夏天真想去杭州通入山林湖边乘凉。

闲饮茶,吹吹风,午觉醒来吃西瓜……这些散淡的快乐,一个人全身心沉浸其中时,便是雅事。



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定价:49.00元
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代表作,讲述《平凡的世界》背后的故事。



《大叔》马家辉 著 花城出版社 定价:56.00元
2.0版的大叔以睿智看少年热烈,用岁月淬炼过的眼睛和头脑观世间万象。



《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》(意)翁贝托·埃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:62.00元
妙趣横生的非典型现代生活指南,意大利语直译。



《成为一颗星:宇航学员日记》(意)萨曼莎·克里斯托弗雷蒂 著 魏怡、向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:82.00元
意大利首位女宇航员、欧洲首位国际空间站女性指令长萨曼莎·克里斯托弗雷蒂讲述她的200天“太空迷航”。

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